

倾·城·娃·娃·妃
QINGCHENGWAWAFEI



度 寒 著

他说：“这一生，朕会倾其所有，善待于你，不做皇妃，
一样可以荣华富贵，平安终老。”

倾·城·娃·娃·妃
QINGCHENGWAWAFEI



度寒著

他说：“这一生，朕会倾其所有，善待于你，不做皇妃，
一样可以荣华富贵，平安终老。”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倾城娃娃妃 / 度寒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1.3
ISBN 978-7-5399-4325-1

I. ①倾… II. ①度…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36736 号

书 名 倾城娃娃妃

著 者 度 寒

责任编辑 胡 泊

责任校对 闻 艺

特约编辑 陈 媛

责任监制 卞宁坚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通联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00 千

印 张 17

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4325-1

定 价 26.8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OTNCHENG HAHIA FFI

楔 子	1
第一章 公主穿越	2
第二章 破茧成蝶	24
第三章 如朕亲临	45
第四章 小小恋物癖	68
第五章 深宫夺宠	89
第六章 暗生情愫	110
第七章 赐住公主府	133
第八章 陈年老醋	150
第九章 一晌贪欢	179
第十章 言归于好	200
第十一章 独宠专爱	230
第十二章 倾城帝妃	247
尾 声	266



楔 子

从出生起,我就知道自己和别人不一样。

我的父亲是颜曦,燕国开国最伟大的皇帝,他凭借一己之力攻下周边六国,一统天下——接着,很卑鄙无耻地诈死落跑,带着我的母亲消失的无影踪,和我玩起了无休止的追赶游戏,并以此为乐。

我生来三天就被立为太子,五岁君临天下,从此四海之内传威名,一朝太平盛世缓缓而来。

可是,这一切的一切还不是我特别的原因。

有个巨大的秘密,我藏在心底数年,除了与我同年同月生的公主姐姐之外,没有人知道。

原本就身处高位不胜寒的寂寞之中,又因为这秘密,更显得冷峻高傲。

他们都预言,我将是超越父皇的帝王。

——摘自日冕帝王颜赢私人随笔

第一章 公主穿越

夜深，无月。

御书房内，两对几乎一模一样的眼怒目而视。

“颜初瑶，朕绝不容许你任性。”

“颜赢，你是本公主的弟弟，别拿皇帝架子来压我。”

“你不许离开朕！”暴怒之间，他十指钳制住她过于消瘦的肩。

微微叹了口气，颜初瑶那张酷似母亲的柔美面颊上写满了无奈，“赢儿，我们玩不过老天的，姐姐生下来就是为了等待今天的到来，你不能因为舍不得就放弃这次难得的机会。”她不在意地晃晃青葱般的五指，粉嫩的菱形嘴唇一张一合，“再说，我也不是真的死掉了，按照时空平行的理论，我只是到另外一个地方生活，虽然从此以后咱们不能见面了，但总算是知道彼此还好好的活着，这不也挺好。”

颜初瑶老是拿这种哄小孩的语气来碎碎念，平日里颜赢也只是一笑置之，今晚却无法压抑胸前的积郁之气，他又有了狠狠摇晃她的冲动。

“天下的男人女人多得是，没了她或者他都不打紧，只要咱们想，随便可以找多少个。”他冷峻的声音中透出一丝哀求，“姐，你不要离开好不好。”

美眸流转，顾盼生辉，哀伤缓缓弥漫，颜初瑶秀气地捂住嘴，打了个很含蓄的哈欠。她踮起脚，像拍小狗似的摸摸他的后脑，“傻样，也不见你对父皇母后黏得这么紧。乖乖的，这事儿以后再说。”

标准的太极推手，颜赢怎么会听不出她只是因为不想再纠缠这个话题不放，所以才蹦出这句没啥诚意的敷衍。

“颜初瑶！”语气忍不住又抬高许多，冰冷的音调几乎可以冻结世间万物，连隐在暗处的侍卫九曜也跟着下意识哆嗦了下。

爷真的生气了，后果很严重。



幸好，屋子里的人是长公主颜初瑶，若是换成其他人，皇上怕是非得拆了那人的骨头不可。

她揽住他的脖子，掀起诱人的红唇在他的眉心重重啾了一下，“赢儿，代我跟父皇和母后辞别，你和弟妹的大婚之礼姐姐参加不了，那一屋子的见面礼麻烦你转交给她。乖弟弟，要幸福哦，姐姐一定每天为你祈祷，护佑我的赢儿平安。”

.....

离别，在仓促之际来临。

颜初瑶去意已决，无论颜赢怎么阻止，都无法让她打消离去的决心。

他开始恼火，为何当初父皇会纵容颜初瑶学武？女孩子家，躲在房间内绣花，出了房门扑扑蝴蝶，再等他为她选个好夫君，像母后似的被男人宠爱地过一生不是很好么。

正是因为颜初瑶拥有可自由调动内侍营的虎符将令，不受包括皇帝在内的任何人约束，害得他现在就算是下令把她关起来也做不到。

正想着，那张令人又爱又恨的绝美容颜娇滴滴地凑了过来，“赢儿，前期的准备工作就麻烦你了，记得在祭台底下铺个大垫子，免得摔伤你未来的皇后娘娘。”

她像往常一样，笑得很奸诈。颜赢每次瞧见她这样的笑容，都头皮发炸，恨不得立即躲出老远，免遭连累。

可是，此时此刻，他恨不得颜初瑶的笑容永远都不要结束。

两人心里都清楚，这一别，便是永远。

此生此世，再无相见之日。

他们本是最亲密的人，一母同胞，骨血相连，如今，竟是生生被拆散。

颜赢的心中，竟有些怨恨那即将到来的她，仿佛全是她的原因，才害他要失去生命最重要的亲人。

颜初瑶冰冷的指尖习惯性地戳了戳他僵硬的面颊，“赢儿，这样可不行哦，你就当我和父皇母后一样只是去远游，这不就行了。夜深了，好困喔，回房睡了。”

她说完，立即有贴身的宫娥为颜初瑶披上轻纱。她黑亮的长发披散而下，墨丝飞舞，美得不可方物。也唯有从那轻灵的步伐之中，才能依稀瞧出她并不似外表那般柔弱可怜。直到宫灯的亮光消失在长廊的尽头，颜赢才收回哀伤的



目光。

“九曜，以长公主的脾气，顺着她的心意才是最好的吧。”他希望她快乐，可是她的快乐却注定要凌驾在他的心痛之上。

“爷，公主也舍不得您，如果您不高兴，她也不好受，没准会哭的。”

颜赢又叹了口气，不再说话，转过身，缓缓往回走。

九曜不敢再多言，说多了，招人烦。

到寝宫门前时，颜赢低沉而冷漠地命令道：“九曜，传朕旨意，修建祭台，一切都按照公主的心意。还有，去国库里挑选些小巧珍贵的宝物，能拿多少是多少，她要去的，地方，金钱为上，多带些总是好的。”

九曜点头，领命而去。

三个月后，京郊三百里荒野。

一座巨大的祭台突兀地架在半空中。

周遭三千侍卫和五千御林军将其围得水泄不通，连只苍蝇都别想飞过去。

最中心的祭台四周，显得有些空落落。燕国的国师吴琥铄身着盛装，立于一旁，与长公主不时交谈。

日冕帝颜赢冷面肃穆，面色铁青，心情仍旧不大愉快。那双握紧的双拳藏在袍袖下，显露了他真正的心情。

克制，压抑！若非如此，他也许一个控制不住，便要上前，毁去一切，把颜初瑶留住。

“陛下，时辰快到了，去和长公主道别吧。”吴琥铄抬头望天，万里无云，一片蔚蓝，也不知道他从这寻常的景色之中看出了什么。

“赢儿，姐姐走了，不知道到那边咱们之间的感应会不会中断，可你要记得，不管在哪里，我都时时念着你。”颜初瑶终于现出了一抹担忧，离别的清愁占据了她的容颜，但又立即转瞬即逝。她习惯性地眯眼浅笑，日光下，弯曲向上的睫毛挂了一点露珠，美得越来越不真实。

她走上前，双臂拥抱住颜赢的脖颈，他习惯性地弯下腰，让她可以像往常似的对自己咬耳朵，“不要告诉父皇和母后我去了哪里，赢儿，我会好好的，你也要好好的，我们都要幸福，明白吗？”

颜赢身体始终僵硬着，不答应亦不忍心拒绝。他的胸口剧烈地疼痛，仿佛



是有什么在撕裂,那感觉和用刀子割掉心尖上的一块肉没有区别。

颜初瑶心中何尝好受过,她强自压抑下情绪,推开颜赢。再抬头时,少女已经恢复了平日里三分戏谑,三分娇媚,四分调皮的可爱神情。

她微微皱起鼻子,“赢儿,姐姐要走了,不许哭鼻子喔,如果将来想我,就对那个女孩子好些,把她当成我,好吗?”

颜赢拉住她的手,“瑶瑶,不走好吗?”

颜初瑶就那么定定地望着他,深邃悠远的眼神穿透了颜赢的身体,落在远处遥不可及的地方。“赢儿,我注定只能守护你十六年,这是从我们出生起就注定的。那个交换而来的女孩才是真正能守护你终生的女子,你要好好爱她,连带我的那份一起。”

东方一颗暗紫色的星冉冉升起,它以极快的速度靠近祭台中心,吴琥铄拎起袍子,蹑着脚往临时搭起的架子上跑,“公主,长话短说,时辰到了。”

颜初瑶仍旧用那种慈悲的目光望着颜赢,甚至没有挣扎。仿佛哪怕是颜赢就这样死扯着她不放手,她也会任由他如此。

颜赢的胸口缓缓地起伏几下,沉重的呼吸喘息不定,他狠狠地闭上眼,松开双手,冷声道:“朕为你准备的小包袱里都是价值连城的宝物,即使回到那里,也能保证你衣食无忧地过一生。瑶瑶,保重。”

颜初瑶轻灵一笑,挥手扯去始终覆盖在肩膀上的薄纱,露出穿在里边的一套怪异服饰——这是一套没有任何装饰品的衣服,简单轻巧,在这里出现显然不伦不类。

“赢儿,我走了!再见。”

她挥手道别,背上的包袱走起路来一颠一颠的,看起来有些可笑。

颜赢直接扭过头去不看她,他怕自己会在关键时刻出手,阻止这场命运的交换。

吴琥铄呢喃着怪异的语言,诸人头顶的紫色暗星越来越亮,甚至遮盖住了太阳的光辉……

荒野上,风雨骤起。

也许是过了许久,或许才过了一瞬间。

祭台最顶端的平台上方一声巨响,长公主颜初瑶的身形在淡紫色的光芒中变得透明。在她完全消失的那一瞬间,另一具娇小的女体凭空出现在半空



中。稍微停顿，女娃娃便像破布娃娃似的直坠下来。

对颜赢而言，只要伸出一只手臂就能免去她跌伤的命运，可年轻的皇帝却没有出手，只是冷漠淡然地望着，直到她的身体和预先铺设的棉垫之间发出一声沉闷的碰撞声——

女娃娃有一张姣好的面孔，精致的五官，可爱的眉毛纠在一起，显然这一趟长时间的旅行并不那么愉快。

那异常瘦小的身子让颜赢大皱眉头，颜初瑶的离去换回的却是这么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娃娃？这丫头甚至连身子还没发育完全，怎么看都像个孩子。

他实在不能接受只为了这么个小女孩，自己就要永远失去双生姐姐的事实。一肚子的火气积郁到此时，已濒临爆发的极限。

“九曜，带她回宫。”

和煦的阳光透过雕花的窗棂洒落一地。

宫娥往来频繁，妙步莲花，轻微的几乎没有任何声音。偶有低声交谈，也刻意压抑了嗓音，生怕扰了室内沉睡的孩子。

温若若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十七年所背负的沉重、疲惫都在这深眠之中得到了舒解，她心头一阵轻松。

如果一直这样下去，也不错。

她翻了个身，把覆盖在身子上的厚实棉被往上拉，盖住头部，也挡去了窗外透入的恼人阳光。

“娘娘醒了，快点传御医。”十几天来，第一次见温若若自己有动作，负责看护的宫娥慌忙地跑出门。一方面派人去御书房送讯，一方面将彻夜守候在宫外的太医们都唤进来问诊。

温若若认为这是个梦，就像每天早晨不情愿起床之前，她总要胡思乱想个几秒钟，希望能继续沉浸在温暖中不清醒似的。明知道自己在贪恋、逃避，也要放任自己任性这么三五分钟，再咬咬牙爬起来，面对现实。

今天的梦有些诡异，竟然有人叫她娘娘，多么古老的称呼，好像一下子回到了古代。

一丝被忽略的记忆爬回了心底，她忽然记起了陷入昏睡前的自己正在医院里打零工——看护一个患了癌症的八十岁老太太。老太太就像个顽皮的小孩子似的，总是提出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要求。



例如，爬上二十八楼的天台去看日食。

后来呢？那个顽皮的老太太好像从背后推了她一下。

紧接着，猝不及防的自己完全失去力气，从顶楼栽了下去。在落下来的那一瞬间，她看到了漫天的烟花，绚烂而美丽，有个娇滴滴的声音在她耳边道，“祝你幸福。”

是呵，死亡，有时候就是一种幸福。

爬过了生与死的交接点，迎接她的，便是永恒的平静。

意识浸泡在温润的水中，那种渗入毛孔中的舒适，让人舍不得离开。

她以为自己是坚强的，无敌的，勇猛的。

也许，始终欺骗她的，也正是自己。

“太医大人，娘娘为什么还没有醒过来呢？奴婢刚刚真的看见她掀了下眼睛……”

“娘娘睡了十几天，一时之间无法恢复神志也不算稀奇，大家切莫慌张，待傍晚时候，娘娘就差不多能起来了。你们准备些清淡的吃食，等娘娘醒过来，就服侍她进一些食。”

“奴婢知道了。”

温若若耳边响起这样的对话，她抿紧的唇无言地撇了撇，划出一道好看的弧度。

真是太强大了，就连做梦都这么戏剧性，等睡醒了她一定要回味一番。

至少在梦里，她也当了一回人上人，娘娘耶，听起来就是地位很尊崇的称呼。

半个时辰后。

温若若“嗖”的一下坐起来，环视一周后，大眼睛眨巴眨巴，使劲深呼吸。

这还是梦，一定是的！她怎么会睡了这么久还停留在同一个梦境之中？看来自己平时想过舒适优裕的生活都想疯了，连睡觉做梦都不忘这些。

她重新躺好，闭眼，继续睡。

对，睡醒了，她就又会回到自己不足十平方的小卧室里，那里杂乱堆积的物品摆放得哪儿都是，空气中还弥漫着一股隔夜剩菜令人作呕的味道。

可是……大约是软榻过于舒适，她辗转反侧，反而睡不着。

温若若只有再次张开眼——头顶上精美的雕刻在提醒着她，自己正身处



于怎样富丽堂皇的环境中。身侧两个低垂着头的美丽少女正惴惴不安地紧凝着她。

六目相接，皆诧异非凡。

这些少女身着宫服，华丽秀美，裙摆袖口均刺绣了精美的花纹图腾。

温若若曾经醉心于苏绣，一眼就瞧出那是出自于名家之手的手工锦绣——针脚细密，繁复秀美，透着说不出的艳丽，在她小半辈子的人生中，她怎么也想不通有人会在这种精美的艺术品随意地穿在身上。

要知道，一副这样的手工苏绣，市价都在十万左右。而且就算有钱，这种手工苏绣也是很难入手……想买？得靠运气！

温若若嘴里念念有词，做梦做梦做梦……

不对，这该死的不是在做梦。

她她她，她……穿越了！

书到用时方恨少。

此刻，温若若就十分后悔。为什么自己从来都不关注女孩子们钟爱的言情小说？要不，她也不至于这样惊慌失措。

她想都没有想过，穿越这种狗血的情节居然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穿就穿吧，身子不知为何还萎缩到了她十岁时的模样，就连当年自己修剪的一头短发也丝毫不差，这头短发滑稽地顶在头顶，怎么看都是要受人嘲笑的！

如果注定会发生这样的事，那么之前她干嘛要那么辛苦地拼死拼活地打工存钱上大学？

温若若心疼银行里超过五位数的心血钱，这回可真的要化为乌有，血本无归了。

现在，她已经确定自己根本没有死——被那个得了癌症的老太太推下楼，坠落过程中自己大约是因为某种原因，来到了这个时代。至于这具怪异的身体，也许是时空穿梭之中发生了某种意外，致使她的身体逆向生长，又必须经历一次童年，才能重新长大。

既然还活着，就得生存。

温若若哀痛两天后，鼓起精神，决定尽快地适应环境，并尽力寻找回去的机会。能来就能回，穿越到古代这种事情都会发生，那么再穿回到现代，自然也不是梦想。她要坚定耐心地寻找一切机会，直到达成目标为止。



温若若很快就搞清了自己目前的身份。

大燕国日冕帝后宫之中的一位最不起眼的娘娘，入宫时间短到大多数宫娥太监都不认识。

自己是以侧妃的身份，独居在皇宫最角落的紫霞宫中。

大家都说是日冕帝亲自带她入的宫，那么他应该能从她的穿着打扮看出奇怪啊……什么时候古代已经开放到这种程度，随随便便就可以把一个可疑的女人弄进宫来当娘娘？

无所事事的生活是温若若一生都不曾享受过的。

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每餐都是八菜一汤，饭后有时令水果，还有入口香甜的贡茶。

如果不是回归到十岁模样，她几乎都要欢呼，自己庆幸地能穿越到古代，再不必每日早出晚归地打零工，为那么一点点钱就累得像头死猪似的。

想想自己这副模样，小姑娘尴尬地垂下头，第一万次无奈地瞧着自己平板的身子，天啊，真的是十岁，十岁？为什么一点都没有发育的迹象？

都说后宫环境复杂，不过，自己的身体都变成这个样子了，短时间之内应该没有人会拿她做对手加以迫害吧。她可不想搅和到无聊的宫斗之中，算了，且在此地逍遥个三五年，等身体再强劲些，就想办法出宫去。

遍寻江湖，她就不信找不到回到未来的方法。

哼着不成调的曲子，温若若一蹦一跳地围着自己居住的紫霞宫转圈。她时而为一丝萧条的破败而惊奇不已，时而对精美复杂的雕刻流连忘返……这些全部都是已经湮灭了的历史，与后人修建起来的仿造品截然不同，既然有幸能亲眼目睹，自然要看个够本，免得将来心存遗憾。

一心开怀的她，却没有注意到身后始终远远立着一个人影，点墨漆黑的眸子焦灼在她的身后，那眸光疑惑之中带着玩味，似是在研究着什么。

日冕帝喝退左右，连贴身的侍卫九曜都散去了。他背着手，跟在那一抹小小的身影之后，看她仰着脖颈对四处观瞧，分明是把这里的一切当成了游览的景致，没一丝避嫌。

这样的脾气，真的能在燕国的后宫之中生存吗？若他从一开始就不心存庇护，怕是没几天就被那些个如狼似虎的宫妃们撕扯成碎片了吧。



女孩头上那块可笑的头巾随风一扬一扬的，偶尔还会有散乱的碎发露出来，桀骜地竖起。她那张消瘦的脸颊，唯有灵动的眸子还可以加几分。单从外貌来说，这个用亲生姐姐换来的女娃娃根本没有半点可取之处。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他即使被颜初瑶怨恨终生，也要尽力地留住她。

他放轻了脚步，不叫她发现。

——这些年，他在宫中看惯了风花雪月。女人脸上的面具一层层，假的和真的一样，早就模糊成一团。

他脑中要思考的事情太多，对于真真假假的东西，只要不在眼前碍事便索性放任不管。三宫六院都是手底下的大臣塞进来充数的女子。事先说得很好，帝王家事不参与，闺女出门生死不管，日冕帝爱杀就杀，爱留就留，随君满意。

小女娃在大榕树下站定，仰起脖子，目光闪烁地望着斑驳的枝叶。散碎的阳光化为点点金色映照在她的脸上，她惬意地闭上了眼，唇畔微微挑起一抹好看的弧度。

下一刻，她突然兴奋地搓搓手心，来到树下，小手攀住突起处，像只伶俐的小猴子似的往上攀爬，几个呼吸之间，竟然被她爬到了枝繁叶茂的树干上。

不知为何，日冕帝忽然就起了逗弄她的心思。他原本只是想远远看看，却因为温若若这突如其来的一个小动作而改变了心情。

颜赢转了个方向，轻飘飘地上了房，从侧面飞扑到榕树之上，再蹑手蹑脚地落下，正好坐在温若若的头顶。明明他是后来者，却仿佛早就在此，气定神闲地瞧着身下的女孩。

这个举动果然把温若若吓了一跳，她怎么也没想到这个看似根本不可能有人存在的地方，居然出现了一个面目如花的美少年。

对方深邃睿智的瞳眸一对上她，就仿佛能望到心里去似的，温若若霎时有了一种无所遁形的感觉。

她连紧紧抓住树干都忘记了，直接就松开了手，朝那张俊美到极度不真实的脸摸过去，想确定他是幻影。颜赢万万没料到她竟然会这般大胆。

他一眼瞥见了她摇摇欲坠的身子，立即伸手抓住那鸡爪似的全是骨头的手，眉峰蹙为一团，这孩子究竟是吃什么长大的，草根？还是树皮？怎么会瘦成这样？

温若若一点儿都没有从鬼门关转了一圈又回来的后怕感觉，她的手掌被颜



赢的大手包裹着，丝丝温暖传递过来，分外舒服。

她咧开嘴，浅浅一笑，“你是谁？为什么躲在紫霞宫的树上？”

颜赢没有回答，面无表情地把她的手放回树干。

“为什么不说话呢？难道你是……刺客？”她口中再吐惊诧之言，就维持以下对上的姿势，与他攀谈起来。

反正现在她就只是一个还没有发育完全的女孩，可以拥有童言稚语的权利，根本不必担心会引起旁人异样的目光。

“你不是刺客吗？那难道是宫里的太监。”她一副惋惜的模样，这么俊逸的男子，怎么会是被断了男性尊严的公公呢，真是暴殄天物啊！

颜赢几欲吐血，瞧她滴溜溜乱转的黑眼睛，还不知道下一次被她安在自己身上的会是什么样的身份。颜赢此时心里已经有了撤退的念头，再和这个小妮子相处下去，她会蹦出何种惊世之言，自己根本无法预料。

于是他站起身，踩着树枝飘然而去，跃过了房顶，在温若若崇拜的目光之中消失无踪迹。

第一回合交锋，温若若莫名其妙地靠着三句雷人的疑问句，完胜。

她疑惑地朝颜赢的背影使劲挥手，“喂喂，你还没告诉我你是谁，没有礼貌的坏家伙！你给本姑娘等着瞧，总有一天我会抓住你的！”

颜赢脚步一个踉跄，几乎跌倒，这个小东西怎么半点都不怕生？她自来熟的功夫比他那个天才姐姐还强悍！

也正因为这一次相见，颜赢发现了温若若与颜初瑶的某种相似——至少，她们神经粗大随遇而安的性格如出一辙。这让他多日来思念姐姐的心情有所缓解，同时对温若若的抵触之心也不像之前那么强烈了。

她和颜初瑶一样都是身不由己的，这样的交换是命中注定。若是可以选择，温若若也不愿意离开自己熟悉的世界而穿越到一个陌生的世界里。

或许，他该对她稍微好些，即便是看在颜初瑶的面子上。

颜赢还清楚地记得初瑶的嘱托，她要自己好好善待这个交换而来的孩子。

晚膳的时候，日冕帝送来了大批的赏赐，吃喝拉撒应有尽有。欢天喜地的宫娥们为紫霞宫换上了新的装饰品，而温若若的衣柜之中，更添了数十件颜色各异而十分合体的宫装。虽然事先没有裁缝来为她量过身子，但每一件却都出奇的合身。



相较于宫人们的兴奋,温若若倒是一头雾水,那个只听过传说但没有见面的老头子皇帝,没事大献殷勤来送礼物做什么?

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不得不防啊!

古人娱乐活动不多,尤其到了夜里,除了在房事上努力之外便没什么别的点子。别看她干瘪的身子没什么吸引力,没准碰到的就是个喜欢幼齿的变态老头。

这事儿啊,真是令人担忧。

如此过了数日,还不见有什么异常,忐忑不安的温若若终于定下心来。她将那些个突然送来的箱子归类为是每个月里“老皇帝”平均发放的小礼物,既然人人都有,她自然也不必因为这么点小福利就自作多情地以为人家是别有用心。

紫霞宫的大门终日紧闭,鲜有客人到访。为了保持低调,温若若也绝不外出。她对外边的世界并不好奇,在没有自保能力之前,越是不引起外人的注意,越可以平安的熬过这两年。等到她恢复了十几岁的身子,就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哈哈,那时候任谁都拦不住她想要离去的脚步。

自从那一日在榕树上遇到颜赢后,她就养成了每日蹲坐在树干之间守株待“兔”的习惯,站得高,望得远。有茂密的枝叶作掩饰,她可以惬意地偷窥远处的宫殿而不必担心被人发现,又可以等候着上一次放她鸽子的谜一样的美少年。这回她一定要好好问问他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住在哪里。

也许,不爱说话的少年愿意做她到古代后的第一个朋友……那样,即使他真的是被人一刀咔嚓了的太监,她也绝对不会歧视他,并且把他看做是正常男人一样。

原谅她用这样的想法来猜测他的身份,大白天能明目张胆地在宫廷内穿行自如的,不是太监难道是皇帝吗?

要知道,这整个皇宫之内,带“把”的可就只有皇帝一个人,其他的都是净了身才允许入宫的“曾经”的男人。她才不会相信自己就那么倒霉,在树上遇到个少男,就是传说中的皇帝。

皇帝,听称呼就可以知道,他应该留了三尺白胡子,头发花白,目光敏锐,皮笑肉不笑,因惯于发号施令而养成高高在上的气质……所以他怎么会是长相俊美到让人瞧了就忍不住想要咬一口的少年郎呢。

温若若身旁,有十几名专职保护顺便监视她的侍卫。他们每天将她的一言



一行报告给日冕帝，因为他们得到的命令是暗中进行的，所以温若若一直都没发觉。

颜赢下了早朝，在御书房内边批阅奏折，边分出心来听侍卫的报告。

温若若的那些与人迥异的生活小习惯勾起了他熟悉而遥远的回忆，这种同为天涯沦落人的感觉很奇妙，不动声色地拉近着他们彼此的距离。当听到她还是每天固定爬树四处张望时，颜赢心里隐隐有了数，这个小妮子八成是在介怀上次的“巧遇”，不死心想要再“逮到”他一次。

挥退了侍卫，颜赢没了继续处理公务的心思。

窗外阳光明媚，也许去找那小女娃说说话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自从她到了这，他甚至还来不及问问她的名字，就女娃娃女娃娃的叫着。而她，亦泰然自若地在新环境之中生存下来。初时还有些许急躁，每日在宫中走来走去，向宫人们打探消息。没想到过了几日，她便接受了眼前的一切。

说实话，颜赢还蛮欣赏她这种随遇而安的性格，毕竟是从“那个地方”来的人，年纪虽然不大，却流露出与这个时代的女性截然不同的独立和自信。

御书房之外的小庭院中，几个宫装女子站成一排，不时地交头接耳，似乎是在争执些什么。

“姐姐们，大婚之后，皇上就很少到后宫之内走动，眼瞅着快三年过去了，还拿少不经事四个字来敷衍咱们，这样下去，可怎么得了。”永福宫荷妃是当朝右丞相安真的独生爱女，虽然在宫中品级她排的不是最高，但因为娘家势力大，说话还是蛮有分量的。

“听说先皇紫浩帝独宠皇后，为了一个女人把整座后宫都给遣散清空了，虽说陛下现在并没表现得对哪个女子特别感兴趣，可本宫心里总是惴惴不安的。”毕竟是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儿子会不会随了父亲的脾气秉性，这还真是不好说。

“妹妹说的对，这件事无论如何也不能拖延了，听说长公主现在不在京中，我们得赶紧想办法让陛下尝到女人的滋味，呵呵，只要男人开了荤，即便是那小妮子再想回来阻止，也是晚了。”瑞雪宫吕妃平素点子最多，今天就是她撺掇着各宫娘娘一起来向皇帝讨要说法，皇上即便是心里不痛快，也不能把这些高品阶的宫妃娘娘的面子一并拂了去。

长公主颜初瑶在宫中的时候，日冕帝闲暇时间大多与她腻在一块，她不喜